

中國華嚴塔概觀

（日本）愛媛大學教授

邢東風

摘 要

本文主要考察目前中國大陸保存及重建的各種類型的華嚴塔。

造塔供養是佛教中廣泛存在的信仰方式，中國佛教自不例外，華嚴塔則是華嚴信仰的一種表現形態。在中國佛教中，華嚴信仰雖與華嚴宗有關，但目前從文獻記載和遺跡實物中看到的華嚴塔，皆為宋遼以後出現，而且不一定和華嚴宗有關。實際上，佛教義學在晚唐五代時期受到嚴重打擊，宋遼以後，華嚴義學雖有恢復，但已失去昔日的輝煌，而且作為學究式的研究，其影響範圍也很有限，總的來說是走向式微。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華嚴塔的供養代之而起，華嚴寶塔分布大江南北，流風遺韻延續至今，華嚴信仰突破象牙塔的局限，而成為有形可見、社會大眾皆可頂禮供養的表現形態。這種情況可以說是華嚴信仰形態的一大轉變，而且其中含有比義理研究更為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理應成為佛教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

然而遺憾的是，現有的華嚴學研究基本上限於華嚴義理及華嚴宗歷史的考察，而對於作為華嚴信仰之實物表現的華嚴塔卻未予重視。例如就中國大陸來說，目前在各地保存的近代以前的各種形態的華嚴塔至少不下七八處，其中有些還是全國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是基本上沒有受到佛教學術界的關注，甚至不清楚現在到底有多少華嚴塔。就目前網絡上有關華嚴塔的介紹或報道來看，存在著許多錯誤的說法，諸如全國只有兩座古華嚴塔，而浙江龍泉華嚴塔為其中之一，塔內收藏的是《華嚴經》，該塔與華嚴宗有關，凡此等等，均經不起推敲。這些謬說的流傳，不能不說與相關學術研究的缺位有關。

本文根據網絡報道，並結合相關資料，就十二處華嚴塔進行介紹和考察，包

括浙江龍泉華嚴塔、上海金山松隱寺華嚴塔、蘇州吳江華嚴塔、內蒙古呼和浩特白塔（萬部華嚴經塔）、山西懷仁清涼山華嚴塔、太原蒙山平公華嚴塔、寧夏中衛華嚴塔、北京雲峰山華嚴塔、杭州孤山華嚴經塔、峨眉山華嚴銅塔、五台山華嚴經字塔、杭州雷峰塔。文中除了介紹以上各塔的一般情況之外，還盡可能地對與它們相關的問題，諸如形成年代、相關的人物或史實、各塔與《華嚴經》的關係、各塔的特色與價值、以及相關異說和有待考察的問題等等提出筆者的見解。

以上各塔，最早的建於宋初，最晚的建於近代，其中大多為歷史遺物，少部分為現代重建；塔名或曰「華嚴」，或不叫作「華嚴塔」，而冠名「華嚴」的緣由，或因藏有《華嚴經》，或因其塔屬於華嚴寺，或因塔主生前特別尊崇《華嚴經》。另外，華嚴塔的形態也多種多樣。總之，各地的華嚴塔，都是當地華嚴信仰的集中體現。

關鍵詞：華嚴塔 華嚴經 華嚴信仰 佛塔 法身舍利

引言

中國古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浮屠即指佛塔，七級浮屠則為塔中高大者，不用說，因其修建艱難，故而積功亦大。這句俗語是從佛教的慈悲觀和儒家的仁愛精神出發，強調救助生命的重要，然而此種強調是以肯定造塔的功德為前提，這就意味著除了人命關天的大事以外，建造佛塔就是功莫大焉了。

實際上，造塔供養是佛教信仰的一種方式，從早期的《阿含》部經典到後來的大乘佛典，強調造塔的意義可謂一以貫之。在佛教看來，塔是佛陀的象徵，通過建造佛塔，可以「表人勝」、「令他信」、「報佛恩」，因此造塔供養與禮敬佛陀具有同樣的意義。例如《法華經·方便品》云：「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又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說建寺造塔或入寺塔稱念佛名，都可以成就佛道。中國佛教也不例外，從古至今，各種各樣的佛塔難以計數。佛教把佛塔看作佛陀的象徵，所以在塔中通常藏有生身舍利和法身舍利，並安置佛像，以作為崇拜供養的神聖對象。生身舍利就是佛骨，亦即通常所說的舍利子，法身舍利就是佛教的經典，由於經典相當於佛的法身，所以在佛塔內保存和供奉經典，便成為佛塔供養的一項主要內容。

佛塔中供養的經典有各種各樣，其中比較多見的是《法華經》，此外也有供養其他經典的情況，《華嚴經》就是其中的一種，而供養《華嚴經》的佛塔，一般也被稱作「華嚴塔」或「華嚴經塔」。不過須要注意的是，有的塔雖名「華嚴塔」，但是不一定藏有《華嚴經》，因為塔名冠以「華嚴」，也可能另有緣由。說到《華嚴經》與佛塔的關係，實際上這部經典中同樣肯定造塔以及禮敬、供養佛塔的功德。為避文繁，這裡不作引證，總的來說，《華嚴經》認為佛塔建於佛涅槃後，作為佛法的象徵，造塔本身即可積累功德，禮敬佛塔與禮拜佛陀具有同樣的功效，可以消除煩惱，成就智慧，受人天供養。一般來說，越是明確肯定造塔功德的經典，也就越容易被納入佛塔作為供養的對象，《華嚴經》不僅肯定造塔、禮塔的功德，而且在中國也被奉作「經中之王」，於是成為佛塔供養的對象之一。

佛教中有很多經典都被奉作「經王」，而對《華嚴經》的特別推崇，或許是基於華嚴宗的學說，因為華嚴宗把《華嚴》教義看成佛陀的最高教法。華嚴四祖澄觀（738—839）也明確肯定造塔的功德，他認為造塔有六種意義：

汎論起塔，總有六意：一為表人勝，二為令生淨信，三令標心有在，四令供養生福，五為報恩行畢，六生福滅罪。若造佛塔，近招梵福，遠脫生死故，

無上依經，供佛舍利，如芥子許，悉得究竟脫生死苦。^①

這六種意義，按明代一如的解釋，所謂「表人勝」，就是說「如來三界至尊最勝無比，故建塔以表之，令人瞻禮而歸敬」；「令生淨信」，就是說「令一切眾生瞻仰頂禮，而生崇重正信之心」；「令標心有在」，就是說「令一切眾生心有所向，而敬慕歸依」；「令供養生福」，就是說「令一切眾生至心恭敬供養，則能生諸福利」；「為報恩行畢」，就是說「建造佛塔，非惟利益於己身，蓋將答報四恩，而畢無邊之行願」；「生福滅罪」，就是說「建造佛塔，非惟生自己之福，滅自己之罪，蓋令一切眾生，凡瞻覩頂禮者，無不生一切福滅一切罪」^②。顯然，尊奉《華嚴經》的澄觀不僅和《華嚴經》同樣肯定造塔的意義，而且對造塔的意義作了更充分的說明。

儘管唐代華嚴宗特別尊奉《華嚴經》，但是卻不見有他們建造或供養華嚴塔的記載。實際上，目前從文獻記載和遺跡實物中看到的華嚴塔，都是在宋遼時代以後出現的，而且這些塔不一定和華嚴宗有關。大家知道，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的動亂，特別是唐武宗和後周世宗的滅佛運動，包括華嚴宗在內的佛教義學受到沉重打擊，甚至連經典也多有散失。宋代以後，佛教義學逐漸恢復，於是有所謂華嚴宗的「中興」。不過，自宋遼以來，華嚴學或華嚴宗即使有所恢復，實際上已經失去以往唐代那樣的活力與輝煌，而且這種學究式的研究，其影響範圍基本上僅限於關在象牙塔裡的學問僧之間，與社會大眾的信仰沒有多少干係。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華嚴塔的建造廣泛流行，而且以後也持續不斷，華嚴學雖然衰落了，華嚴塔卻接連不斷地興建起來，華嚴信仰不再是封閉在狹窄的象牙塔裡，而是變成有形可見、社會大眾皆可頂禮供養的具體形態。這種情況似可看作宋遼以後華嚴信仰形態的一大轉變。華嚴塔自然是華嚴信仰的一種表現形式，它雖然未必有多少華嚴義學的所謂「理論深度」，但其信仰的價值絲毫不亞於華嚴義學的研究，而且華嚴塔的建造與供養，比華嚴義學的研究包含有更加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因此它是華嚴信仰的種綜合表現形態，理應成為佛教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

然而遺憾的是，現有的華嚴學研究大多只是關注《華嚴經》的義理及華嚴宗的歷史，而對於作為華嚴信仰之實物表現的華嚴塔卻未予重視。舉例來說，2013年11月，在浙江龍泉舉辦的「華嚴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黃夏年教授提出一個問題：「誰知道中國有多少華嚴塔？」當時竟無一人答得上來。龍泉之所以舉辦「華嚴文化節」及「華嚴禪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因為當地有一段華嚴信仰的歷史根源

^①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十八，《大正藏》第35冊，第712頁b-c。

^② 參見明·一如，《大明三藏法數》卷二十「起塔有六意」條，CBETA 電子佛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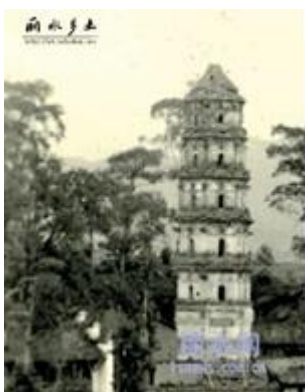
——華嚴塔。但是，對於這座華嚴塔，從來沒有人作過仔細的考察，以致於現在有關這座塔以及一般華嚴塔的介紹資料中還有很多謬說，諸如龍泉華嚴塔內收藏的是《華嚴經》、該塔與華嚴宗有關、全國只有兩座古華嚴塔，等等，都是經不起推敲的說法。平心而論，龍泉當地的研究條件有限，當地官民能夠重視本地曾有過的華嚴塔已屬難能可貴，至於弄清龍泉以及其他各地華嚴塔的具體情況，應是佛教學術研究的職責。

因此，筆者想借本次華嚴學會議的機會，對黃夏年教授的問題作出回應，探討一下中國有多少華嚴塔，以及它們的大致狀況。假如本文對華嚴信仰的研究多少有補，則幸莫大焉。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對於實物形態的華嚴塔的考察，原則上應以現地調查為基礎，但因筆者身在日本，加上時間倉促，所以本文的考察範圍，大體上姑且以網絡資料中所能看到的為限。而網絡資料的內容又多重複，為避繁瑣，關於各塔的一般情況介紹，均省去資料出處註釋。另外，本文討論的範圍以中國大陸地區為限。

一、龍泉華嚴塔

位於浙江龍泉市崇仁寺內，俗稱「金沙塔」，據說始建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原為七層，1956 年被拆毀，2009 年移址重建新塔。關於此塔，網絡資料中多有介紹，最近又因 2013 年 11 月在當地舉辦了「國際華嚴文化節」及「華嚴禪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以更受矚目。



龍泉華嚴塔舊影^①



新建龍泉華嚴塔（筆者攝）

^① 本圖引自《浙江麗水龍泉市華嚴塔》，香港寶蓮禪寺網（<http://hk.plm.org.cn>，2013 年 11 月 12 日下載）。

筆者去年曾為龍泉「華嚴禪國際學術研討會」撰寫《從〈金沙塔院記〉看龍泉華嚴塔》一文，主要根據北宋楊億（974—1020）的《金沙塔院記》及其他史料，對北宋時代龍泉華嚴塔的相關事項進行考察，揭示該塔的真正價值所在，並順便糾正現有的誤解。為避繁瑣，下面簡要介紹該文的結論：

第一，北宋龍泉華嚴塔的建成時間，大致在公元 1000 年左右，至於更確切的建成年代，還需要進一步考證。

第二，塔中當時收藏的並非《華嚴經》，而是傳為蕭譽所傳的感應佛舍利，以及李通玄所著《華嚴合論》，所以此塔兼有舍利塔和藏經塔的性質。《華嚴合論》並不等於《華嚴經》，它是一部經、註結合的經典，因此，關於龍泉華嚴塔內當初收藏《華嚴經》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李通玄是著名的華嚴學者，但他並不屬於華嚴宗，因此，龍泉華嚴塔與華嚴宗無關。此塔作為當時龍泉民眾佛教信仰的象徵，本身包含有多方面的信仰內涵，其價值並不僅僅取決於和《華嚴經》或華嚴宗的關係。

第三，據有的網絡資料介紹，1956 年拆毀此塔時，曾有佛教經卷發現，其中一部分被有關機構收藏。果真如此的話，那麼這些經卷到底是建塔當初所藏的《華嚴合論》，還是後來藏入的其他經卷，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假如是前者的話，那麼這些經卷很可能是現存最早的《華嚴合論》本子，它不僅具有版本（或寫本）上的價值，而且還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李通玄《華嚴合論》流傳的具體情況，因而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這一課題正有待探討。

第四，龍泉華嚴塔有其自身的內涵，關於它的價值，不應與「敦煌發現」盲目攀比。

總之，龍泉華嚴塔原是一座有著 950 餘年歷史的古塔，在目前所知中國南方的「華嚴塔」中歷史最久，可惜於 1956 年被毀，今塔為新建，並非古塔。

二、金山華嚴塔

位於上海市金山區松隱禪寺，建於明洪武十三年（1380），四角七級，磚木結構，高三十二米。因塔內藏有血書《華嚴經》而得名。在中國現存的古華嚴塔中，此塔的歷史不算最古，規模亦非最大，然而在有的網絡資料中被說成全國僅存的兩座古華嚴塔之一（另一座為龍泉華嚴塔），所以也頗為醒目。



金山華嚴塔舊影^①



金山華嚴塔今貌^②

其實現在的龍泉華嚴塔已非古塔，而金山華嚴塔的主體部分確為舊物。此塔在歷史上經過多次重修，1961 年因遭雷擊而塔頂傾斜，後由政府出資扶正，然當時塔上的木構部分已朽壞脫落，「文革」期間又遭破壞，當時有人試圖用拖拉機將塔拉倒而未能得逞。最後一次重修是在 1999 年，據說是按歷史上的原型修復。大致說來，該塔的磚結構部分為明清遺構，木結構部分為現代複製。

關於金山華嚴塔，網絡資料、特別是松隱禪寺的網頁上有比較詳細的介紹，這裡不必贅敘。筆者只想提一下此塔的創立者唯庵德然禪師和他的血書《華嚴經》。據史料記載，德然（？—1388），號唯庵，俗姓張，松江（今屬上海）人，七歲從杭州天龍寺無用守貴祝髮，後往浙江金華，師從伏龍山聖壽寺千巖元長禪師，成為嗣法弟子。曾參石屋清珙，依清珙之囑，回到故鄉松江府華亭，築庵傳法，以清珙所書「松庵」為寺額。嘗刺指血，請高僧道謙寫成《華嚴經》，「又建七級塔，奉藏血書法寶」^③。德然是伏龍元長弟子，中峰明本法孫，他們屬於徑山師範系統的禪僧，而德然的祝髮師無用守貴和後來給他啟發的石屋清珙，也都屬

^① 本圖引自花瓣網（<http://huaban.com>，2014 年 2 月 12 日下載）。

^② 本圖引自松隱禪寺網（<http://www.songyinchansi.com>，2014 年 2 月 12 日下載）。

^③ 明·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五德然傳。關於德然，明清時期的各種僧傳燈錄多有記載，此外還有《唯庵然和尚語錄》一卷，皆可參考。

於這個大系統。史料中說德然七歲誦《法華經》，而他後來竟對《華嚴經》如此投入心「血」，可見當時禪宗中也有人特別尊崇《華嚴》，而他的這種信仰，或許和他早期的杭州經歷不無關係，因為杭州剛好是宋代以來華嚴學的一個中心。

據網絡資料介紹，1999 年修繕華嚴塔時，「元代（應為明代——引者）血書《華嚴經》也大放異彩，不僅論證了惟庵和尚刺血寫經和華嚴塔塔名的史實，還給研究上海宗教提供了重要資料」^①。德然血書《華嚴經》的發現，的確可以證明史料記載的真實不虛，不過，史料中說德然血書《華嚴經》有八十一卷，然而大家知道，即便是實叉難陀譯本的《華嚴經》也只有八十卷，那麼德然血書《華嚴經》中多出的一卷又是怎麼回事呢？看來，關於金山華嚴塔，還有需要探討的問題。

三、吳江華嚴塔

位於蘇州吳江垂虹橋遺址公園，始建於北宋元祐四年（1089），原為四角七級，高十三丈，俗稱「方塔」，又因原在吳江華嚴寺內，故稱「華嚴塔」。據傳華嚴寺始建於東晉時期，初名華嚴院，太平天國時期被毀，唯塔獨存。華嚴塔在歷史上也曾屢毀屢建，歷經多次修復，清光緒年間，因連綿大雨而嚴重損毀，最後於 1910 年徹底倒塌。新塔建於 2005 年，地點已非原址。今塔附近有宋代垂虹橋遺址，塔、橋相映成輝，構成吳江一大景觀。



吳江華嚴塔舊影^②



新建吳江華嚴塔（筆者攝）

關於吳江華嚴塔，在吳江地方誌和網絡資料中都有介紹，此外還有相關考證。這裡只想討論兩個問題：一是與此塔有關的歷史名人記述，二是此塔所藏的經卷。

關於第一個問題，正如已經有人注意到的那樣，南宋葉適（1150—1223）曾有一詩，題名《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其中提到了這座塔。從詩題來看，此

^① 《華嚴塔考略》，松隱禪寺網（<http://www.songyinchansi.com>，2014 年 2 月 12 日下載）。

^② 本圖引自倪昆泉，《垂虹舊影解讀》，吳江通網（<http://www.wujiangda.gov.cn>，2013 年 12 月 15 日下載）。

塔在當時就被稱為「華嚴塔」，而且還有塔院，而了洪講師應是當時華嚴寺的僧人。關於了洪的情況，目前不得其詳，不過，南宋宗曉的《樂邦文類》卷五有一首雲庵法師了洪的《讀往生傳有感》，其詩云：

飛山之書，金方在西。
昔賢歸去，胡不思齊？
白髮易老，客路空淒。
志意歸去，憑此指迷。^①

詩中說西方淨土是人生的理想歸宿，《往生傳》可以作為人生的指南。此詩作者「雲庵法師了洪」很可能與吳江華嚴寺的「了洪講師」為同一人物。另外，這座華嚴寺在倒塌之前的正式名稱為「華嚴講寺」，由此可以推測，該寺在歷史上曾是一處佛教義學的據點。

此外，明末高僧紫柏真可（1543—1603）就是吳江人，他曾作有《登吳江華嚴寺塔》一詩，詩中也提到這座塔：

漢武何須問劫灰，只今滄海舊塵埃。
塔燈誰點吳江上，直得魚龍睡眠開。^②

假如詩中的「塔燈」之說不是誇張描寫，那就意味著當時塔上還有點燈。通過這些記述，可以想見此塔當年的景況。

關於第二個問題，可以通過塔中收藏的經卷，了解此塔是否與《華嚴經》有關。據相關介紹和考證，當年華嚴塔倒塌之後，在塔基處發現一個較大的石筩，內藏經卷及血書佛經，其中一部分被損壞，還有一部分被私人收藏，後來散落各處。其中稍微完整的，有邑人費仲簾收藏的血書經卷三卷，王稼冬收藏的《大陀羅尼經》三卷，還有後來流落到美國的《法華經》。費氏收藏的血書經卷似為《阿彌陀經》，後來捐獻給蘇州靈岩山寺，據說至今還有保存^③。根據這些介紹，當初塔內藏有各種經卷，但似乎沒有《華嚴經》。由此看來，吳江「華嚴塔」的得名緣

^① 《大正藏》，第47冊，第224頁b。

^② 《紫柏老人集》卷二十八，《叢書集成》第127冊，第49頁下。

^③ 參見王稼冬，《吳江華嚴塔及其北宋藏經考——附五十年後作者補記》，蘇州地方志網（<http://www.dfzb.suzhou.gov.cn>，2013年12月15日下載）。

於華嚴寺，而與《華嚴經》沒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只是筆者的初步推斷，最終的結論還有待調查。

四、呼和浩特白塔

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郊太平莊白塔村西，蒙古語稱「查干·索布爾嘎」，漢語稱為「萬部華嚴經塔」，因塔身外觀呈白色，俗稱「白塔」。塔高約五十六米，八角七級，磚木結構，樓閣式。白塔建於遼代，是呼和浩特市今存最古的建築，也是該市的名勝之一，1982 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萬部華嚴經塔（筆者攝）



白塔造像（筆者攝）

白塔所在地在遼、金、元時代為豐州城，塔下原有寺院，名為「大明寺」，元代稱為「宣教寺」，明代毀於戰火，唯塔獨存。在中國現存古華嚴塔中，此塔規模最大，建造最為精美，保存狀態最佳，而且呼和浩特機場（白塔機場）即以此塔命名，因此知名度甚高，只是很多人不知其為華嚴塔罷了。

此塔的最大特點是內部結構比一般的佛塔更為複雜，二層以上設有雙路通道，故其橫切面呈現為外壁、內部塔心壁及兩壁之間回廊等多層次格局，設計上獨具匠心。另外，塔身外部的佛教造像做工精細、形象生動，在筆者見過的遼金佛塔中，此塔的造像藝術給人特別強烈的印象。

此塔雖然精美壯觀，但是相關的史料記載極少，學者們作有各種考證，不過對有些問題尚未達成一致的見解。關於此塔的建成年代，或說建於遼聖宗時，或說建於遼興宗時，或說建於遼道宗時，也有人與遼代同類建築相比照，斷定其建成年代大致為遼代中後期。

塔內原有金代碑刻九方（或說八方），今存六方。碑文內容皆為人名、村名、族名，有學者根據「完顏」、「蒲察」、「謀克」等族名，推斷這些碑刻為金代遺物。

另外，清康熙年間，錢良擇曾出使塞外，路過豐州，在其所著《出塞經略》中提到當時塔內第七層內壁有「大金大定二年奉敕重修」的題記。該題記今已不存，但據錢氏記載，可知此塔曾於金大定二年（1162）重修。上面提到的碑刻，也應是金代重修時遺留。順便一說，錢氏同書裡還提到當時豐州城內「俗最尊信喇嘛，廟宇林立，巍煥類西域之天主堂」，足見清初時期的豐州依然信佛成風，只是當時流行的是喇嘛教。

元代初期，劉秉忠（1216—1274）出使俄國，路經豐州城，當時留詩《過豐州二首》，其一云：

平生清興在林泉，世路誰教也著鞭。
馬上青山長萬里，鏡中華髮已三年。
又經黑水還沙漠，才自烏雲出瘴烟。
蓋世功名正低首，西風秋樹一聲蟬。

其二云：

邊山瀾瀾水西流，夾路離離禾黍稠。
出塞入塞動千里，去年今年經兩秋。
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半明城上樓。
車馬駢闐塵不斷，吟鞭斜裊過豐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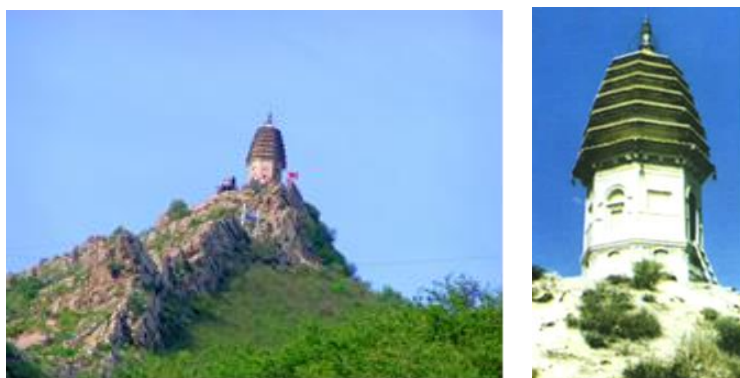
後一首中提到的「寺中塔」就是指白塔，當初它在豐州城裡特為「高顯」。清代以後，豐州城荒廢，呼和浩特興起，但這座寶塔仍是呼市的八景之一。

最後，關於此塔和《華嚴經》的關係，史料沒有記載。但是塔下原有的寺院不名「華嚴」，而塔本身名為「萬部華嚴經塔」，顧名思義，塔內當初很可能供奉《華嚴經》。所謂「萬部」者，按常理推測，應是形容《華嚴經》卷數之多，而非真的藏有一萬部《華嚴經》。《華嚴經》本身卷帙浩繁，稱為「萬部」，雖不免誇張，然亦不足為怪也。

^① 元·劉秉忠，《藏春集》卷三，《四庫全書》電子本。

五、懷仁華嚴塔

位於山西朔州市懷仁縣何家堡鄉悟道村西北清涼山上，俗稱「清涼山塔」。因塔內供奉魁星，又名「魁星塔」。當地原有華嚴寺，所以又稱「華嚴塔」。塔為磚構，八角七級，高十三米（或說十一米）。始建年代沒有確切記載，根據其建築結構及其他相關遺跡，被推定為遼代中期遺構。1996 年列為山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懷仁華嚴塔^①

塔下山坳處原有華嚴寺，據考證為遼代始建，清代重建，今已不存。附近還有石窟，據考證為遼金時代開鑿，洞窟入口處有寺額，名曰「清涼寺」。另外，附近還有文殊院遺址。根據這些遺址，可知這裡曾有多座佛剎。

根據筆者目前見到的資料來看，恐怕此塔與《華嚴經》沒有直接的關係，它被叫作「華嚴塔」，大概緣於當地原有的華嚴寺。不過，此塔在中國現存的冠名「華嚴」的古塔中，也是歷史較早的一座。

六、平公華嚴塔

位於山西太原市西南二十公里處蒙山開化寺遺址，塔名全稱「太原府廣□□化院平公華嚴塔」，建於金大定十四年（1174）。開化寺始建於北齊，金代僧人平公在此住持弘法，圓寂以後，弟子為其建塔安放舍利，名為「華嚴塔」。

^① 二圖引自《朔州懷仁華嚴塔》，易網（<http://andonglaowang.blog.163.com>，2014 年 2 月 9 日下載）。



平公華嚴塔^①

根據塔銘的記載，平公（1115—1174）「諱□通，清□武氏子也，童不嬉戲，□□諸佛為□，父母憐其志，令依止府開化，□微戒師修勤策業，通□授以《華嚴經》，遂手不釋卷，□不置文」^②。由此可知，平公素喜《華嚴經》，故圓寂以後，其舍利塔亦名「華嚴」。

順便一說，由於僧人生前特喜《華嚴經》，故其舍利塔亦名「華嚴」，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僅以宋代為例，比如契嵩的《法雲十詠詩敘》裡說：「法雲畫上人……表昔僧之瑩曰華嚴塔，德其人也。」^③就是說法雲上人把昔日某僧的舍利塔叫作「華嚴塔」，以此標榜其僧之德。又據宋代曹勛的《華嚴塔銘》，道仙（1094—1148），錢塘（今杭州）人，「九歲落髮受具戒，……日讀《華嚴經》，通諸要義。……華嚴微言奧旨，獨得於科解之外，俊辨逸發，洞達如見。……依華嚴界觀，作諸佛事，清修梵行，若化城出於東際。……法師塔名『華嚴』，因師所得法要，用旌不朽」^④。道仙曾住汴京（今河南開封）弘法，南宋以後轉到杭州，平生特重《華嚴經》，所以他的舍利塔也被叫作「華嚴塔」。

其實這樣的例子在後代也有，累計起來恐怕為數不少，似可構成華嚴塔中的一個種類。不過，它們作為僧人舍利塔，一般來說規模不大，因而很少受到關注，至於能夠保存下來的就更為稀少。平公華嚴塔就是一例，關於這座塔，很少有人關注，但它是筆者所知現存最早的以「華嚴」冠名的僧人舍利塔。

^① 此圖據謝強、張愛梅，《蒙山開化寺平公華嚴塔銘書跡考略》（《文物世界》2012年第6期）插圖複製。

^② 轉引自謝強、張愛梅，《蒙山開化寺平公華嚴塔銘書跡考略》，《文物世界》2012年第6期，第28—29頁。

^③ 宋·契嵩，《鐔津文集》卷十一，《大正藏》第冊第頁。

^④ 宋·曹勛，《松隱集》卷三十五，《四庫全書》電子本。

七、中衛華嚴塔

位於寧夏中衛市中寧縣恩和鄉華寺村華嚴寺內，始建年代大約在明代萬曆年間，樓閣式磚塔，八角七級，高二十五米，塔底層有南北券門各一，南券門上刻有「華嚴寶塔」塔額。據民間傳說，該塔為鎮沙而建，因而兼有風水塔的性质。



中衛華嚴塔^①

此塔原為當地華嚴寺的一部分。據清代《乾隆中衛縣志》和《續修中衛縣志》記載，華嚴寺在恩和堡東十里，寺內有磚塔，俗稱「磚塔兒寺」。當地出土的《重修塔兒寺碑記》裡說：「起不知何年，但寺鐘記明成化，塔鈴記明萬曆。」根據這些記載，人們推測華嚴寺的建成應不晚於明成化年間，萬曆年間重修時，華嚴塔已經存在，故此塔的建成大概不會晚於萬曆年間。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原塔毀於地震，現在保存下來的華嚴塔是乾隆十年（1745）按原樣重建，故為清代遺構。據說原來的華嚴寺早已毀壞，唯塔獨存，這樣說來，現在塔下的華嚴寺應為現代重建。

據筆者目前所見資料，看不出此塔和《華嚴經》有直接關係，其得名「華嚴」，很可能是緣於其所在的華嚴寺。

又據有的網絡資料介紹，這座磚塔原有十三級，後來塔基下沉，塔身裂縫，上部傾斜，1967年因「文革」被拆除；1996年重建新塔，八角十一級，塔高三十三米云云^②。相關的介紹語焉不詳，一會兒說磚塔於1967年被拆除，一會兒說它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建築物」，一會兒又說新塔，使人弄不清當年拆除的是磚塔的上部還是全部。把這些說法綜合來看，大概當地現有兩座華嚴塔，一古一新，

^① 本圖引自《寧夏古塔尋蹤（11）——中寧華嚴寶塔》，網易博客（<http://54rainbow.blog.163.com>，2014年2月12日下載）。

^② 參見《寧夏中衛華嚴寺》，佛教百科網（<http://baike.gming.org>，2013年12月4日下載）。

古塔即是磚塔，或許當年拆除的只是上部。如果是這樣，那麼現存古塔的上部應為現代重建。總之，此塔是筆者所知中國現存古華嚴塔中處於最西北的一座，但要弄清它的確切情況，還有待現地調查。

八、雲峰山華嚴塔

雲峰山，古稱「朝卷山」，位于北京密雲縣不老屯鎮燕落村北三公里處，現為觀光景區，景區內也有華嚴塔。因尚未見到具體介紹，故目前不詳其建造年代。



雲峰山的古塔^①

雲峰山上有北魏以來摩崖石刻，1998 年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除此之外，山上還有古代佛教遺跡，其中超勝庵始建于隋唐時期，經過金、明、清歷代重修，1943 年毀於戰火，1998 年重建。據說華嚴塔在觀音閣北，亦為雲峰山一景，看來現在山上應有華嚴塔實物。但因筆者尚未見到關於此塔的具體介紹，所以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古代遺跡還是現代建築。不過，雲峰山在歷史上曾是一處佛教據點，即便華嚴塔為新建，恐怕也是緣於當地歷史上曾有同名古塔，而且至今山上確有古塔遺存。上面圖片中就是雲峰山上的古塔，但還不能確定是否為華嚴塔。關於雲峰山華嚴塔的確切情況，也需要現地調查。

九、孤山華嚴經塔

孤山位於杭州西子湖畔，是一處幽美的江南園林，近代以來為西泠印社所在地。西泠印社以書法篆刻聞名天下，1924 年，該社文人墨客建塔於孤山，名曰「華嚴經塔」，從此成為孤山的標誌性建築。

^① 本圖引自《曲徑通幽雲峰山》，國際在線網（<http://gb.cri.cn>，2014 年 2 月 9 日下載）。



孤山華嚴經塔^①

孤山華嚴經塔的地點原為宋代四照閣舊址，1924 年在此建塔。塔為八角十一層，須彌座，塔剎為喇嘛塔式樣。塔身第一層刻有周承德所書《華嚴經》和李叔同所書《西泠華嚴塔寫經題偈》，第二層刻有金農所書《金剛經》，第三層刻有華嚴三聖（毗盧遮那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像，其他各層皆有浮雕刻劃佛教故事。

塔上寫有《華嚴經》，故名「華嚴經塔」，而書寫者皆為著名書家，經文、書法、石刻融為一體，構成此塔一大特色。

以上各塔無論時代遠近、規模大小，均為建築形態的華嚴塔。下面再看兩座非建築形態的華嚴塔。

十、峨眉山華嚴銅塔

華嚴銅塔，顧名思義，乃紫銅鑄造，鑄成於明代萬曆年間，現存四川峨眉山伏虎寺內。塔額「南無阿彌陀佛華嚴寶塔」，係此塔全稱，塔額兩側有聯文：「皇圖鞏固，帝道遐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法界有情，同生淨土」。八角十三級，高約六米，塔形為喇嘛塔與樓閣式相結合的密檐式，須彌座，塔身上鑄有四千七百餘尊佛像，佛像間鑄有《華嚴經》文十九萬餘字，塔剎為葫蘆形頂冠三重寶珠。製造精美，規模高大，為中國銅塔之最。先後於 1956 年和 1991 年兩次列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作為「峨眉山古建築群」的一部分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① 本圖引自杭州百科網（<http://hangzhou.baike.com>，2014 年 2 月 8 日下載）。



峨眉山華嚴銅塔^①

此塔原在峨眉山縣城南五里處的聖積寺，俗稱「聖積寺銅塔」。後該寺廢毀，銅塔於 1959 年「大躍進」時被運往重慶冶化而未遂，以後存放在成都，再移至峨眉山報國寺，1982 年起安置在峨眉山伏虎寺，並建塔亭。此塔在網絡資料上或說在聖積寺，或說在報國寺，或說在伏虎寺，其實都反映了它在古今遭遇的不同命運。

關於此塔的鑄造年代，文獻記載中或說為「元時永川萬華軒者所施造也」，或說塔座上有銘文：「明萬曆乙酉年秋，永川信士萬華軒施製」。萬曆乙酉即萬曆十三年(1585)，目前網絡資料上大多採取此說。實際上，關於它的來歷和確切的鑄造年代，迄今尚無定論。據說此塔當初被運送到重慶冶化時，須彌座被毀壞，現在僅存底座上部^②。大概由於這樣的原因，塔座上的銘文今已不存，相關的文獻記載無法得到實物證明。

圍繞這個問題，已有各種探討，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明代妙峰禪師於萬曆十七年（1589）奉敕前往雲南雞足山供奉《大藏經》，返途路過峨眉山，發願為山上建造普賢銅殿；銅塔即與銅殿配套，與同為妙峰募造的五台山顯通寺銅殿及銅塔的情況類同，顯通寺銅塔與此銅塔極為相似，應為同一時期作品；因此，峨眉山華嚴銅塔鑄造於萬曆年間，募造者為妙峰禪師^③。

實際上，類似的觀點早有梁思成（1901—1972）提出，他在《西南建築圖說（一）——四川部分》裡說：

^① 本圖引自《中國佛塔之演變（11）—10》，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2014 年 2 月 19 日下載）。

^② 參見熊鋒、陳運旗，《峨眉山華嚴銅塔鑄造於何時》，《樂山日報》2009 年 1 月 16 日第 8 版。

^③ 同上。

考山西五台山顯慶寺大殿前，有明萬曆間妙峰所造銅塔數座，與此塔形制絕相類似，而妙峰曾數游峨眉，疑二者間，不無因襲相傳之關係。^①

梁先生根據峨眉銅塔與五台山銅塔的相似而懷疑它們與妙峰有關，但是沒有進一步說前者就是妙峰所造，可謂觀察敏銳而結論慎重。又據梁先生的記載，峨眉銅塔當初在聖積寺時就稱「華嚴銅塔」，因此關於此塔在離開聖積寺以後才被稱為「華嚴銅塔」的說法亦不準確。

這裡提到的妙峰（1540—1612），法名福登，俗姓續，平陽臨汾（今屬山西）人。明代五台山高僧，與憨山德清（1546—1623）為友。據德清所著《勅建五台山護國聖光寺妙峰登禪師傳》，妙峰先後造三座銅殿，分送三大名山（峨眉山、南都華山、五台山），事在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期間（1599—1605）。其中峨眉山普賢銅殿完成最早，鑄造地點在荊州或荊門（二地今均屬湖北）。傳記中沒有提到造銅塔之事，不過，他對《華嚴》確實情有獨鍾。萬曆七年（1579），神宗皇帝生母慈聖太后出資修復五台山白塔，三年後修成，妙峰獻上自己用舌血寫成的《華嚴經》藏於塔內。萬曆三十四年（1606），五台山文殊銅殿安置工程竣工，妙峰在顯通寺「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眾，請十法師演《華嚴經》」^②。從妙峰發起鑄造多處銅殿以及他與《華嚴經》的關係來看，峨眉山華嚴銅塔也有可能與他有關。不過問題是，妙峰禪師鑄造銅殿活動的時間大致是在萬曆二、三十年代，假如此塔的鑄造真是由妙峰發起，那麼其製成年代很可能也在這一期間；而如果峨眉山華嚴銅塔的塔座上確有「明萬曆乙酉年秋，永川信士萬華軒施製」的銘文，那麼此塔早在妙峰到峨眉之前即已鑄成。

因此，要斷定峨眉山銅塔由妙峰募造，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關於此塔的來歷和經歷，也還需要探討。

十一、五台山華嚴經字塔

此「塔」今存五台山顯通寺，它既非建築，亦非鑄造，而是一幅繪製在白綾上的佛塔型圖案，高一丈七尺，寬五尺，塔型為六角七級，樓閣式，全部由蠅頭小楷的六十萬餘字構成，而文字內容恰好是一部完整的八十卷《華嚴經》，因此稱為「華嚴經字塔」。圖案中佛塔巨細各部俱全，做工精細，宛如工筆繪製而成，而

^① 《梁思成全集》第三卷，第160頁，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

^② 明·德清《勅建五台山護國聖光寺妙峰登禪師傳》，《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叢書集成》第127冊，第637頁上。

經文與塔型剛好融為一體，經畢塔成，堪稱構思絕妙。



華嚴經字塔^①

這幅字塔有上下兩處題款，上款雲：「江南姑蘇鄧尉山聖恩禪寺住持沙門濟石，書成《華嚴經》寶塔一座，奉供五臺山碧山禪寺，永遠流通者。」下款雲：「康熙庚午年虞山弟子許德心成和氏敬書，程嵎眉山氏繪像。」上款中提到的鄧尉山聖恩禪寺，位於今蘇州吳中區光福鎮，始建於唐代，明清時期為臨濟宗寺院，清康熙年間，濟石為該寺住持，關於他的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碧山寺位於五臺山北台，始建於明代天順年間，當時稱為「普濟寺」，俗稱「北山寺」，又稱「碧山寺」，今日全稱「碧山十方普濟禪寺」。下款中的康熙庚午年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虞山在今江蘇常熟，許德心的情況不詳，從題款可知他是佛家俗弟子。程嵎是清代畫家，字禹開，號眉山，江蘇常熟人，尤擅畫竹，書學歐陽詢，又善作詩，著有《香雪集》。

根據這些題款，可知華嚴字塔作成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參與製作的人有當時蘇州聖恩寺的住持僧濟石，還有常熟居士許德心、畫家程嵎等人，作成之後，供奉給了五臺山的碧山寺。這幅字塔原藏碧山寺，據說過去每年六月廟會期間，都在寺內天王殿展出，不知何時被收藏到顯通寺內，今為顯通寺的珍寶之一。

^① 本圖由黃夏年先生提供，特此申謝。

總之，這幅華嚴字塔原本是一件帶有佛教信仰內涵的藝術品，容書、畫、經、塔為一體，渾然天成，獨具特色，因其規模宏大，不僅超出了許多塔型藝術品，而且勝過許多佛塔建築，所以不妨看作另一種形態的華嚴寶塔。

十二、杭州雷峰塔

以上各塔無論形態如何，都叫作「華嚴塔」。實際上，有的塔雖然沒有「華嚴」之名，但是卻有《華嚴經》之實，其中大名鼎鼎的雷峰塔就是一例。



雷峰塔舊影^①



今日雷峰塔（筆者攝）

雷峰塔位於杭州西子湖畔，古來即以「雷峰夕照」聞名，是杭州標誌性的景觀。始建於五代吳越王錢俶時期，建成年代各說不一，大致應在公元 975 年前後，在本文涉及各塔中，始建年代最早。原塔為八角七級，磚木結構，樓閣式，歷史上曾經多次損毀和修復，最後於 1924 年倒塌，唯有塔基遺存。今塔係 2002 年在原塔基址上重新建成。

雷峰塔原名「黃妃塔」，又稱「西關磚塔」，塔名與「華嚴」無關。雷峰塔倒塌後，從塔頂發現《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刻本，因而一般認為此經即為雷峰塔的藏經。實際上，除了這部藏經以外，原塔內還有石刻佛經，經文主要是八十卷《華嚴經》及《金剛經》等經典。當初錢俶為這些石刻佛經撰寫跋文，附在諸經之後。錢氏跋文原物現在僅遺殘片，原文收錄在《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現轉錄於下：

吳越王錢俶記。敬天修德，人所當行之，矧俶忝嗣丕圖，承平茲久，雖未

^① 本圖引自 google 網（<https://www.google.com.hk>，2014 年 2 月 18 日下載）。

致全盛，可不上體祖宗，師仰瞿曇氏慈忍力所沾溉耶？凡於萬幾之暇，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之典者，蓋有深旨焉。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寶具創宰波於西湖之汭，以奉安之，規扶宏麗，極所未聞。宮監弘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為率，爰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旻初志未滿為慊。計磚灰土木油錢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緡錢六百萬。視會稽之應天塔，所謂許元度者，出没人間凡三世，然後圓滿願心，宮監等合力，於彈指頃幻出寶坊，信多寶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願元度有所不逮。塔之成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成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於是合十指爪以讚嘆之，塔曰「黃妃」云。吳越國王錢俶拜手謹書於經之尾。^①

據此跋文可知，當時錢氏宮內藏有「佛螺髻髮」，起塔之後，安奉其中，是為塔內供奉的生身舍利；「塔之成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亦即將《華嚴》等經刻成石碑，鑲嵌在塔底層的八面牆壁，以供人們禮拜念誦，所以說此塔就像一座大經幢。可見塔中供奉的實際上還有《華嚴經》等經典，作為佛的法身舍利。文中提到的許元度即東晉時代文人居士許玄度，南渡以後寓居會稽（今浙江紹興），善玄談，通佛理，後代傳說他曾與僧人曇彥一起造塔，南朝梁代蕭譽和唐代裴休都是他的後身，蓋因其為護法居士也。錢俶為建成此塔而自滿，自認為勝過許玄度。可惜的是，1924年雷峰塔倒塌，《華嚴經》等石刻經典也毀於一旦，化作碎片。據說今存經文碎片約有一千餘件，均破碎不全，經文少者僅有數字，多者數百字，總計字數約三萬九千字，內容為《華嚴經》第三十四卷以前的部分。

^① 原文引自古文獻在線閱讀網（<http://wenxian.fanren8.com>，2014年2月19日下載），文中個別文字據俞平伯《雷峰塔考略》中所引同文校改。



錢俶《華嚴經》跋文殘碑^①



雷峰塔石刻《華嚴經》殘片^②

總之，無論何種佛塔，保存和供奉有非書卷形態的完整《華嚴經》的例子並不多見，而當初的雷峰塔內供奉有石刻《華嚴經》，因此它雖然不叫作「華嚴塔」，但其與《華嚴經》的關係，實際上絲毫不亞於有些冠名「華嚴」的華嚴塔。

餘論

以上所述華嚴塔，最早的建於宋初，最晚的建於近代，其中大部分為歷史遺物，少部分為史上曾有，現代重建。就塔的名義來說，有冠名「華嚴」的，也有不叫作「華嚴」的。就冠名「華嚴」的緣由說，有的是因為藏有《華嚴經》，有的是因為其塔屬於華嚴寺，有的是因為塔主生前特別尊崇《華嚴經》。就塔的形態說，大多為建築形態，此外也有金屬鑄造和圖卷形式的，而建築形態的華嚴塔也是造型各異，規模不等。總之，華嚴塔作為佛塔的一個種類，它本身也是形態各異、多種多樣的。

本文涉及的僅僅是歷史上的華嚴塔的一部分。實際上，歷史上的華嚴塔遠遠不只這些，只是有的已經消失，有的雖為華嚴塔，但其名稱和來歷今已不詳，有的未見於報道，有的雖有報道，而筆者尚未發現。就已經消失的華嚴塔來說，比如上文第六項中提到的分別見於宋代契嵩和曹勛記載的兩座華嚴塔，原來應在杭州，但恐怕早已不存。又據網絡資料，山東桓台縣田莊鎮高樓村有明清時代華嚴寺遺構，該寺原有華嚴塔，今已不存^③。由此看來，目前尚未了解的古華嚴塔應當

^① 本圖引自《〈華嚴經跋〉殘碑：雷峰塔地宮文物（十二）》，雅昌博客（<http://blog.artron.net>，2014年2月20日下載）。

^② 本圖引自《雷峰塔遺址尋蹤》，中台世界網（<http://www.ctworld.org>，2014年2月8日下載）。

^③ 參見《桓台華嚴寺》，藏經閣佛教印經網（<http://www.fjcjg.com.cn>，2014年2月12日下載）。

還有不少，弄清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以及實際現存的古華嚴塔的情況，應作為華嚴信仰研究的一項課題。

最後附帶一提，華嚴塔的興建並不限於古代，這種信仰方式延續至今，在中國各地還有許多現代新建的華嚴塔。僅就筆者從網絡資料上所見，例如在山西，有大同華嚴寺內新建華嚴塔，木製結構，高約四十三米，據說是按史書記載複製；山西境內還有五台山普壽寺華嚴塔、繁峙縣正覺禪院華嚴塔。在東北地區，有黑龍江佳木斯市佛光寺華嚴塔，據說設計高度為八十八米；此外還有遼寧北鎮市閭山風景區內的十四級華嚴塔。在四川成都附近，有仁壽縣報恩寺華嚴舍利塔，十三級，高約四十米，等等。除了這些以外，或許還有尚未見於網絡報道的新建華嚴塔。不難預見，隨著現代中國佛教的復興以及全國各地的大興土木之風，新的華嚴塔還將陸續出現。

總之，華嚴塔的營造供養迄今已有大約一千年的歷史，其地域分布遍及大江南北，至今保存下來的古華嚴塔也不限於兩三處，其中有的還是國家級文物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宋遼以後，華嚴義學衰微，華嚴塔的供養代之而起，而且相當普及，流風遺韻延續至今，各地華嚴塔都與華嚴信仰有著直接間接的關係，它們既是華嚴信仰的具體形態，也是當地歷史文化的結晶，應當引起相關研究的重視。

